



2018年7月12日 18:40,朱德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撒手人寰,驾鹤西去。顿时中国现代文学界沸腾起一派悼念、回忆、致敬的浪潮。我和朱德发先生非常有限的交往片段,瞬间被激活,也变得无比灵动、鲜活起来……

【名家背影】

朱德发先生二三事

□刘增人

今年6月16日,早餐后,我徘徊在山师翰林大酒店中厅。刚刚和多年未见的解洪祥兄话说彼此的思念并且互嘱珍重,就看见朱德发老师在李宗刚搀扶下步入。我连忙前往问候。朱老师说,早上起来有点头晕,他们说不要来了,我觉得已经说好,不来不大好吧?说着话头一转,问我:你的书,评奖结果如何?我答以恐怕还没有开始,结果实难预料。朱老师笑笑说:放心吧。虽然评奖、评项目这些事,难免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但总体还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平。你的书还用担心吗?不需要看,只要摸摸,还不够重,不够大吗?还要怎么才算重、才算大?说着他被自己新鲜的说辞感动得“扑哧”一笑,我那颗悬着的心,也“扑哧”一下落地。说着,笑着,我们一前一后走进会议室。他不让搀扶,自己手扶栏杆,慢慢走上二楼。

开幕式后是合影。之后是第一场大会报告。我被安排为主持人。朱老师是第二位发言人。规定每人15分钟。我向吕周聚会长请示,问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要公开阻止朱老师的发言?吕会长说可以,但为了一视同仁,计时的信号还是要按时响起的……朱老师此番发言,一反常态,极其按时。计时的信号一响,他就草草收兵,把想讲的许多话压缩为一句结束语。我的任务完成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朱老师的身影。也没有多想,也许是学生们“挟持”走了,也许是他需要休息。却万万没有想到竟是我最后一次与朱老师相会。

今年4月,朱老师与一众专家来青岛大学为周海波老师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开题会作指导。会议日程安排得很满,白天朱老师被他的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晚间还要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很想请朱老师到家里稍坐片刻,给他斟上一杯杭州朋友寄来的明前龙井。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没有作这样无益有害的争取。一直到朱老师离别的饭桌上,杨立华书记安排我“陪陪朱

先生”,我才有机会。朱老师的饭量比我大得多,也能小饮。我祝他健康长寿,他居然把小半杯红酒一饮而尽。酒杯一放,就开始指点我们学科的症状,一言中的,直指要害,痛彻心扉!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这个学科,更热爱这个学科,因此也更心痛这个学科!他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山东的“掌门人”来给我们把脉点穴的,焉能不句句切中要害?

2016年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理事会。朱老师被邀请为嘉宾出席。我则是秘书长误把我作为“在岗”的理事发出预备邀请函,我也就将错就错“出席”。我一直在听会,朱老师却常常不在会场。我知道又是被学生“绑架”去了,或者是哪家大学邀请去做报告了。晚间吃饭,海大的朱自强先生要我和朱老师坐在一起。朱老师小声问我“老冯”“老cei(崔)”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好,只是腿不能走远路,上下台阶也吃力。冯老师更厉害些,大夫说应该做手术,与其晚做不如早做,早做少受罪。不料朱老师很激动:大夫说,现在的大夫有几个是凭真本事看病?进了医院,净等着交钱就是了……我也附和着说,听说东北有一位老者,去世两天了,医嘱还在开药,一天吸了几十个小时的氧气……朱老师长叹一声说,大夫也好,学者也好,德,还是最重要的。没有医德,哪有医术?人品有问题,学问也好不到哪里去!回到他的生命的原则:学术、学术,还是学术!

会后,我和孩子们编著的一套关于文学期刊的书,费尽周折,总算印出来了,不料却深陷在一派令人惊异不止的冷漠之中。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大约是去年11月间,我的母校与我联系,准备联合几个单位,开一个研讨会,推介此书。我自然非常高兴,而且知道这一定也是朱老师的心意。12月3日,是那个冬天最冷的日子。北京、天津、江苏、浙江、河

南等地的三十几位专家济济一堂,来评价我这部命运多舛的书。朱老师作主旨讲话,既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又设身处地为编著者的难处多多设想。朱老师的发言,构成了会议的主旋律。会后,他又把发言扩充为万言雄文,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上正式刊布。文章将该书跨越时代的历史性价值剖析得鞭辟入里,对于编排的程序则提出了不同的设想。正是鲁迅所倡导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文学文艺批评的路数。朱老师的书评,引发不少同人的共鸣。读完朱老师的长篇书评,我心里感慨万千!想我既不是朱老师的同乡、同学,也不是同事、师生,我不知道朱老师寓所的大门向何处开,朱老师也没有得到我奉献的一蔬一果,平常连电话也极少。他却认真地翻阅这部500万字的大书,从前言看到后记,然后屏神凝息,从大处立论,从细处切入。连我自己也未曾体悟到的一些好处,却往往被朱老师一言切中,令人不得不击节赞叹!我和朱老师不过是学术研究道路上的同路人,他是长者,我是后学。我敬他思路清晰、观念超前,以五四文学研究开篇,以青春诗歌研究殿后,寓激情于理性深处,擎风旗于时代前沿,所以万人敬仰!他看重我不言放弃,不骛高远,愿意为他人作嫁衣裳……翻看朱老师的十卷本文集,感觉到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幸运。举凡在学术的道路上愿意砥砺前行者,几乎无不得到朱老师的奖掖庇护、诱导鼓励。都说驾鹤西行,可有谁知道那条路有多崎岖多漫长,山几程水几程?知道者已经无言,能言者并不清楚。我们唯一明白的就是那里是人生的归结,大家迟早都要去报到,因此朱老师绝不孤独。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写不出可以当歌的华章,权且以此未经修葺的拙文,略代心香一瓣,祭悼我心中的长者!

朱老师,一路走好!嗚呼哀哉,尚饘!

【文化杂谈】

《千家诗》：我的古文启蒙读本

□林少华

自去年以来,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古诗文篇目大幅度增加,小学语文中古诗文增至129篇,初中增至132篇。言为心声,语为心相。书面语是一个民族心相的表现,比如端庄、肃穆与雄浑,比如优雅、洗炼与飘逸……而书面语的根在古文。作为古代书面语和古人共通语,古文已经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如果说母语是外语的天花板,古汉语则是现代汉语的天花板。可惜近百年来薄古厚今,古文备受歧视和摧残,几致文脉断绝。是时候重视古文学习了!

作为旧时中国孩童启蒙阶段古文读物,有所谓会读“三百千千”之说。具体指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千家诗》。就《千家诗》来说,“千家”是虚数,表示很多,实际上远远没有一千个作者,总共加起来才二百多首诗。大部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读起来琅琅上口。不过这本书我在孩童阶段没能读到,后来读到也纯属偶然。我是1965年上初中的,初一还没读完,“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很快“停课闹革命”,又很快“上山下乡”了。更糟糕的是,校内读不成书且不说,校外也读不成了。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尤其文化遗产都成了革命对象。我永远忘不了小镇火车站旁边篮球场上的那堆火——“红卫兵”们把书一本接一本投进篮球场中间的火堆。乡间小镇,本来就没什么书,那场焚书过后,就更加所剩无几了。

谢天谢地,鬼使神差,上初一时,班上一位叫刘玉文的同学手里不知怎么有一本《千家诗》。真正的线装书,对折的书页薄如蝉翼,拿在手里就像拿糯米饼似的。上海大成书局印行,书页上半端多是插图,下半端是诗加注释,书后附有做对子用的“笠翁对韵”。我好说歹说借了过来。两个月后对方讨要,我一口咬定说丢了,找不着了,还信誓旦旦地说谁撒谎谁是小狗。我已铁了心,狗也好猪也好驴也罢,是什么都无所谓了。不用说,这种书更是要被焚烧的“大毒草”,只能偷偷地看。后来返乡务农期间,下雨下雪不能出工的日子我就歪在炕上悄悄看上几首。

翻阅默诵之间,觉得至少有以下几点收获。一点是使得农村寻常风景、风物在我眼里多了诗情画意,或者说让我开始以审美眼光看待周围景物了。如“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又如“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以及“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等等,使得红杏、柳絮、杨花、榆荚、牧童、小溪一类乡间寻常景物焕发出别样的光彩。是的,再艰辛的岁月也有诗意,再贫苦的生活也有美。但前提是要有感受诗意的心灵和发现美的眼睛。而其前提

前提,对于我,很多时候即是《千家诗》。

顺便说一句,如今城里的孩子都不大愿意去乡下,如果多少晓得了上面那类古诗,情况会不会多少有所改变?或者反过来说,有了乡下生活体验,才会对那类古诗别有体会。说到底,我们属于农耕民族,唐诗宋词元曲有相当大一部分与农耕生活、乡间风物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乡村生活体验其实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情感财富、心灵审美财富。

第二点收获,《千家诗》让我得以亲近古诗的韵律、对仗等音乐美、形式美,因而让我进一步萌生了语言自觉和修辞意识。且以下面三首为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吕岩《牧童》)不说别的,你看,“两个”对“一行”,“千秋”对“万里”,“六七里”对“三四声”,数词对数词;“家家雨”对“处处蛙”,叠词对叠词;“鸣”对“上”,“含”对“泊”,动词对动词。而且平仄相对:“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念出声来是音乐,看在眼里是队形。好听!好看!而且好懂,无需任何注释。这么着,田野里听起来有时让人心烦的蛙鸣就成了一支歌,村外普通的荒草甸子成了一幅画,晚饭后邻院的笛声不再那么单调刺耳,仓库里爷爷的破蓑衣也让自己产生了描写一番的念头。

与此同时,我的词汇量也多了起来。我的办法是把七言诗里的前四个字切下来单用或变通使用。例如“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被我分而治之,分别成了“穿花蛱蝶,点水蜻蜓”“漠漠水田,阴阴夏木”“残星几点,长笛一声”,挪用在当时我的作文里和后来的散文中。天下文章一大抄,良有以也!

还有,作为附录出现在《千家诗》后面的“笠翁对韵”也让我痴迷至今。开头几段,几乎张口就来:“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这一段,如今小学生传统文化读本里好像都有了,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的特殊岁月中为之摇头晃脑念念有词的,能找出多少人呢?所幸,其中有我。有当时的我,才有现在的我。一次演讲结束后互动时,一位大学生站起来说村上行文的节奏感来自爵士乐,那么林老师您的译文节奏感从何而来呢?我说来自古汉语、古诗文。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感谢借给我《千家诗》的那位初中同学。否则,翻译家可能不是我,而是他!